

正气磅礴
大义凛然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吴黎平

正 气 磅 礴
大 义 凛 然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吴 黎 平

人 民 出 版 社

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吴 黎 平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0.75印张 13,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3001·1742 定价 0.11元

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已经发表四十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哪一本书象这本书那样遭受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如此恶毒的攻击和诬陷。作为当年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见证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本书发表的真实过程告诉广大的读者。这本书对我们党的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今后也将会继续起它应有的重要作用。

读起这本书，就把我带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的年代。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所在地——延安，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指导抗战的一盏明灯，许多青年不远千里，从祖国各地奔赴延安学习和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当时加入我们党的人，不仅是家庭出身和本人的成分各不相同，而且本人的思想动机和其所受到的社会影响也各不相同。他们大批地到了延安，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他们中的一批先进分子

纷纷要求入党，对于他们的入党要求，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既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审查，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入党。由于中国社会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广大，我们党经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有大批的新党员加入到我们党内，壮大了党的队伍，但同时他们也把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带进了我们的党内。如何对广大的新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就成为当时加强党对抗战的领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亲自有系统地作了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在思想战线上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了光辉的文献。当时，为了实现和加强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还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刘少奇同志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领导北方局工作期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中，就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一九三九年他由北方局调回中央工作。在延安，刘少奇同志就住在张闻天同志的隔壁，我们住处离他们也很近。刘少奇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对党员思想情况都非常注意。张闻天同志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在毛泽东同志总的领导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延安马列学院院长，他邀请少奇同志到马列学院去讲演，谈一谈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问题。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马列学院作了讲演。马列学院没有礼堂，少奇同志是

在露天讲的，听的人很多，全院学生都参加了。少奇同志讲得很生动，大家听得非常注意和仔细，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对此讲话表示了热烈的欢迎，院内外的许多人都要求把这个演讲整理出来发表。刘少奇同志答应了，在忙中挤出了时间整理成文，交给了张闻天同志。当时，闻天同志是《解放》杂志的主编，我是责任编辑。我收到了少奇同志的文章后，就送给毛泽东同志审阅（当时中央规定，《解放》杂志的重要文章均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仔细地看了，把文章退给了我，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少奇同志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我接到了信，就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在《解放》杂志上分三次发表了（见《解放》杂志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第八十一期、八月三十日第八十二期和九月二十日第八十三、八十四期合刊）。

《论修养》发表后，各方面反映很强烈，大家要求出单行本。解放社很快就出版了单行本。同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均转载了，也出了单行本。这本书使全党党员得到了加强党性锻炼的有力武器，使全党组织得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

一九四一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当时，中央经讨论决定了二十来个整风文件。《论修养》（节录）就是干部必读的整风文件之一，对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论修养》解放前后多次重印。一九六二年经作者校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发表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的合刊上。这本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党的建设继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那个“顾问”指使高级党校的一些人，写了一篇题目叫《揭穿〈修养〉三次出笼的大阴谋》的文章。这篇文章胡言乱语，说什么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首次抛出《修养》这株“大毒草”，是为了“反对抗日救国运动”，是“公开主张向国民党投降”，“《修养》是亡党亡国的投降书”。这真是血口喷人。如果我们看《论修养》这本书中如何洋溢着共产党人为民族为人民为党而坚决奋斗的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为了党的利益、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前途，能够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彻底的革命精神；那么所谓“亡党亡国的投降书”的罪名不是彻底、完全的诬陷又是什么呢？他们这一伙还诬陷《论修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出版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理论基础”。这同样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一九四九年八月，那时已经获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

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所以，在全国行将完全解放的时候，修订出版《论修养》一书，对于教育我们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在进城后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巩固和发展全国的胜利，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而在“顾问”他们看来从理论上宣传克服和战胜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就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提供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何等的荒唐！他们一伙诬陷《论修养》一九六二年的修订第二版是阴谋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他们的种种无耻污蔑，抹杀不了《论修养》的马列主义光辉，全国的党心民心终于作出了符合事实的公正的判断。

二

《论修养》一书遭到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切齿痛恨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论修养》正确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击中了林彪、“四人帮”之类阴谋家、野心家篡党夺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要害。《论修养》坚持了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领袖的科学态度，这是和林彪、“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搞现代迷信根本对立的；《论修养》坚持了党员的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原则，这是和林彪、“四

人帮”大搞个人封建专制和腐烂透顶的生活针锋相对的；《论修养》坚持了对待党内斗争的正确的方法和态度，这和林彪、“四人帮”大搞残酷斗争、无情迫害的法西斯暴行是完全相反的。

《论修养》的主题思想之一，是着重地论述了对待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领袖的科学态度。刘少奇同志在谈到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否则，是学习不好的，是学习不到的。”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问题上去”的错误倾向。他特别猛烈地抨击了那些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说：“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刘少奇同志称这种人是党内的投机分子，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蠢贼。林彪、“四人帮”不就是这样的蠢贼吗？刘少奇同志的以上论述不正是对林彪、“四人帮”之类

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淋漓尽致的揭露吗？

刘少奇同志指出，真正忠实地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要象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除此以外，他绝不计较自己在党内地位和声誉的高低，绝不以马克思、列宁自居，绝不要求人家或幻想人家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他认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利。然而，正因为他这样做，正因为他在革命斗争中始终是正直忠诚，英勇坚定，并且表现了卓越的能力，他就能够受到党员群众自觉的尊重和拥护。”他提出了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革命的领导人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为榜样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刘少奇同志上面那段话当作“反对毛主席的铁证”，大批特批，这正好清楚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狼子野心。刘少奇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作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件千百万人长期集体创作的事业，任何个人也不能包办。即使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只能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做好一部分工作。”对待无产阶级领袖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篡改马克思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就是利用大搞现代迷信来进行的。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的领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刘少奇同志上面的论述，不正是经过实践验证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吗？

《论修养》的鲜明的主题思想之二，就是论述了共产党员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而不是“为了将来好提高自己的地位，夸耀于人，使自己成为有名的人物。”刘少奇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在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就是：某些人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常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他对于个人总是患得患失，计较个人的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借口党的利益，用这些大帽子去打击报复他私人所怀恨的同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这是因为我们党从一开始起，就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我们加入党的队伍就是下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刘少奇同志深刻指出：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认为

自己不应该有任何特权的思想，他们认为在人民内部居于特权地位，对于自己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侮辱。”所以，必须摆正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员个人利益的关系。他严格批评这样一种人，“讲到待遇、享受和其他个人生活问题，他总企图要超过别人”，“勤务员要多，房子要住好的，风头他要出，党的荣誉他要享受。”刘少奇同志指出：“这种人的脑筋，浸透着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论修养》全书处处批判了这种剥削阶级的邪气，热情地歌颂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论修养》全书自始至终热情地歌颂了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正气。这是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战胜最严峻的困难的根本原因，这是我们所应十分珍贵和继续发扬的光荣传统！只有这种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的共产党人，才能具有人类最高尚、最伟大的一切美德，才能具有坚定明确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

我们要求共产党人在人民当中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并不是说要否认抹煞党员正当的个人利益。刘少奇同志指出：在我们党内，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是说，

在我们党内，不承认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抹煞党员的个人利益，要消灭党员的个性。党员总还有一部分私人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处理，并且也还要根据他的个性和特长来发展他自己。因此，党允许党员在不违背党的利益的范围内，去建立他个人的以至家庭的生活，去发展他个人的个性和特长”。林彪、“四人帮”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诬陷这是搞“公私融合”论。人们现在都已经了解到他们这伙吸血鬼如何利用窃取的权力，大量侵吞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资财，吃喝玩乐，过腐朽糜烂的剥削阶级的生活。他们自己才是地地道道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呢！《论修养》一书象一面照妖镜，把他们这种丑恶肮脏的灵魂清清楚楚地现了原形。

《论修养》一书的主题思想之三，就是坚持在反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斗争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刘少奇同志认为对待党内斗争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应该是：第一，“首先认识和辨别党内各种现象、各种思想意识，各种意见和主张，哪些是正确的，对党和革命的利益是有益的，而哪些又是不正确的，对党和革命的利益是有害的”，“经过冷静的辨识和思考之后，决定自己明确的态度，站在正确的方面。不盲从，不随波逐流。”第二，“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积极赞助一切正确的主张和意见，不学一切坏样子，不受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的影响。”第三，“不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畏惧必要的党内斗争。”第四，“具体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在各个时期各种原则问题上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

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的嗜好。”第五，“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是自己最高的责任。”《论修养》一书深刻地论述了党内斗争是整个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必要的组成部分，教育广大党员加强党内斗争的锻炼和修养。

林彪、“四人帮”污蔑《论修养》“提倡奴隶主义”，实际上正是相反，《论修养》恰恰是提倡党员在党内斗争中独立思考，反对盲从、随波逐流和奴隶主义。刘少奇同志正是在这里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待党内斗争的错误态度和方法，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不顾任何条件都要开展党内斗争，而且斗争得愈多愈凶就愈好。他们把什么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对任何缺点都要加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等大帽子。少奇同志指出：“按照这些似乎疯颠的人看来，任何党内和平，即使是在原则路线上完全一致的党内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的这些意见被林彪、“四人帮”污蔑为“鼓吹‘党内和平’的修正主义谬论”。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要对敌狠，对己和。刘少奇同志所说的“党内和平”，丝毫也不否认党内斗争，而是主张坚持原则，坚持团结，这又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呢？我们党二十年来，特别在文化革命中最严重的教训，是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进行党内斗争。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正象刘少奇同志所描绘的那样，对党内的

无数的好干部都扣上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作为斗争的对象，进行野蛮的、凶恶的斗争。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妄图从根本上搞垮我们的党，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把全国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因此，他们疯狂地污蔑和反对《论修养》这本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书，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三

一九六七年五月，林彪、“四人帮”一伙授意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黑文，恶毒攻击《论修养》一书“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逻辑是十分荒唐的。这本书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那时党刊所发表的文章大量的主要的是阐明抗日救国和党的领导的大道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如无直接关系则尽量不提，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难道能够说，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吗？这样说，岂非荒谬绝伦。《论修养》虽然没有直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但整个精神是贯穿了共产党员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革命精神的。《论

修养》一书正是对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员提出了不仅要为当时现实的民族解放任务而斗争，而且还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论修养》一书提出的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锻炼的每一个方面，也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肩负的执掌国家政权、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刘少奇同志指出：“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以获取政权来完成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在政治上获得解放，获得胜利，还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极大的工作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在取得政权以后。”他在这里把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改造整个社会的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正是由于《论修养》一书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精神实质，所以它不能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接受，就是必然的了。他们授意炮制的上述文章说：《论修养》“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又是什么呢？

林彪、“四人帮”一伙胡说《论修养》是提倡唯心主义的修身养性。那个“顾问”则一会儿说《论修养》是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修身养性，一会儿说《论修养》提倡的是为人处世的封建哲学。这也完完全全是颠倒黑白。《论修养》处处鲜明地反对了资产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修养方法，处处鲜明地宣传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同人民

群众的革命实践的统一。刘少奇同志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我们不能这样去修养。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论修养》一书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方法，和其他的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唯一主义的修养方法，完全是两回事。

共产党员要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等等。在这里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如果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革命斗争中的各种问题，甚至可能走错路成为机会主义的俘虏和应声虫。共产党员的修养，包括理论修养在内都必须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方法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共产党人的本色就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他们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就要首先做到。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惯于言行不一，用满口的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刘少奇同志把我们一些党员身上存在着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看作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